

「知青文学」第一人
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得主
上海作家中的「隐士」和「鬼才」

竹林

文学创作论

史挥戈 著

竹林

文学创作论

史挥戈 著


江苏大学出版社
镇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竹林文学创作论/史挥戈著. —镇江: 江苏大学出版社, 2014. 11

ISBN 978-7-81130-839-6

I. ①竹… II. ①史… III. ①竹林—文学创作—研究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51399 号

竹林文学创作论

Zhulin Wenxue Chuangzuo Lun

著 者/史挥戈

责任编辑/林 卉

出版发行/江苏大学出版社

地 址/江苏省镇江市梦溪园巷 30 号(邮编: 212003)

电 话/0511-84446464(传真)

网 址/<http://press. ujs. edu. cn>

排 版/镇江文苑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句容市排印厂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890 mm × 1 240 mm 1/32

印 张/11.625

字 数/316 千字

版 次/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1130-839-6

定 价/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电话:0511-84440882)

创作未有穷期
竹林前途无量！

冰心



冰心

冰心女士 1993 年 4 月 23 日为竹林题词：

创作未有穷期，竹林前途无量

江苏大学高级人才基金资助项目 (1281210006)



竹林研究的目的、意义和现状（代序）

一、研究的目的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当代文学取得了众所周知的成就,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作家和优秀的作品,如陈忠实的《白鹿原》、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等。然而,纵观当今的文学界,我们会看到许多浮躁与骚动。那些脱离生活、缺乏思想内涵和艺术水准、随意胡编乱造的作品常常掩人耳目,甚至那些津津乐道于腐朽、低俗的寄生生活的作品也沉渣泛起。毋庸讳言的是,在巨大的商业炒作浪潮里,我们的文坛也被“四个混乱”充斥着:(1) 创作混乱。许多作家不能真正地深入现实生活,正视现实生活,在创作中逃避思想人格,迎合人性弱点,急功近利,因而大量浮躁的、猎奇的、戏说的作品充斥市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情”而发。现在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时代,应该产生伟大的作品,但由于商品大潮的冲击,文学创作明显滞后于时代,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2) 市场混乱。书市以畅销书排行榜为风向标,满足于虚假的繁荣,大小书摊上庸俗化、速成化、肉体化、神奇化、莺歌化的所谓文学作品满目皆是,污染着社会风气,扭曲着青少年读者的心灵。(3) 评价混乱。当前一些文学批评缺乏学术意识,日渐演变为变相的吹捧和宣传,商业批评、“红包”批评盛行,个人利益比学术清誉重要;现有的一些当代文学史叙述肤浅浮躁,对当今文坛缺乏深入的、全面的调研和了解,跟风追星,以至于其中“吹喇叭”、“抬轿子”、贴金、党同伐异的现象并不罕见;一些创作了不少具有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作品的作家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或冷落,甚至一些在国际上很有影响的作家,在国内却很少被提及,而一些质量不高的作品却赫然列入文学史中。(4) 评奖混乱。事实

表明,文学评奖也受到商品化的影响,一些高级别的奖项正逐步失去其公信度和权威性,以至于中国送去参加国际评奖的作品被偏激的国外评委称为“垃圾”。

综上所述,面对当代文学界的种种现象,作为当代文学传授者和研究者中的一员,笔者深感有责任、有义务与广大同仁一起探讨和判断文学作品是非价值的标准,引导学生和读者把宝贵的时间用于读精品、读有益于心灵成长的好书。通过解剖女作家竹林的创作思想与作品,对当代中国作家的创作历程和精神指向进行一番深入探究,提醒作家勿忘社会责任,沉下心来面对生活,开拓创新,努力创作出无愧于中华民族与伟大时代的精品力作,在潜移默化中引导人们向善、向美、向上。这就是笔者选择女作家竹林作为研究对象的目的是。

二、研究的意义

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人民的热切愿望。人们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而文学艺术精品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精神高度,体现着一个民族的思想深度,标志着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它是民族文化遗产的主要载体,是民族精神大厦的重要支柱,承载并延续着民族和国家的文化血脉与精神基因。

显然,伟大的时代给文学创作赋予了崇高的历史使命,如果不能解决好作家价值取向的问题,不能及时扭转文化市场混乱的现状,就无法创造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精神文化产品,就无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生活需求,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目标就很可能落空。因此,通过解剖个案,实事求是地切近文学创作现实,直面当前的文学思潮以及文学创作面临的问题和困境;以思想者的敏锐和善意,认真探询创作者的优势与欠缺,以建设性的言论启发、影响作家今后的实践;结合社会文化思潮和作品内涵的挖掘,引导广大读者正确鉴赏文艺作品,提高人们的审美水平,已经

成为学界一项重要而紧迫的课题。

笔者之所以选择上海女作家竹林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是基于如下考虑：

首先，竹林是当代文坛上的一位特殊作家。她以写作知青小说走上文坛，197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生活的路》，轰动海内外，受到冰心、茅盾、韦君宜等文学前辈的赞誉，因此她被称为中国“知青文学第一人”。之后竹林创作不辍，佳作迭出，在文学的多个领域都取得了不菲的成就。如她的第二部知青小说《呜咽的澜沧江》，不仅受到海峡两岸老一辈作家胡秋原、萧乾，著名学者严家炎、张炯等人的高度评价，还在台湾出版了精装本和研究专集。长篇小说《女巫》的出版，标志着其文学成就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立即在海内外引起很大反响，至今已经出版了四个版本。随后，《挚爱在人间》又获得了“八五”期间全国优秀长篇小说奖。儿童文学《夜明珠》《晨露》以其优美、生动的儿童生活描绘入选了中国百年百部儿童文学经典书系。之后，她又转向“校园文学”和“青春文学”创作，接连推出《灵魂有影子》和《今日出门昨夜归》两部作品，融现代科技与青春文学于一炉，用生动、鲜活而又优雅的语言反映了当代青少年的理想追求与青春律动，是当今大批青春文学作品中不可多得之优秀之作。其中《今日出门昨夜归》获得了中宣部第十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并引起文学界和教育界对“青春文学”走向的热烈讨论。2013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她的长篇力作《魂之歌》，为她的“知青三部曲”完美收官。她在商品大潮中不为所动，始终坚持作家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天职，坚守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和作家的社会责任，坚持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以国家、民族利益为上，以大爱精神为魂，努力铸造真正的文学作品。她的作品在艺术上刻意创新、精益求精，每一部都精雕细刻，每一部都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考验。竹林的社会关注和文学追求非常值得研究。

她不追风，不逐浪，在商品大潮中，她时隐时现，因此被媒体称为“上海作家中的隐士”和“传奇作家”。但她多年来持之以恒，刻

苦执着,独辟蹊径营造震撼人心的艺术天地,依然赢得了文学前辈和同行的尊重与赞扬。著名翻译家、作家萧乾先生赞扬她的作品“无论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颇为成功”,“它的内在力量 and 影响,正在大大超出我们的估价而走向世界!”

其次,新时期作家多多,作品多多,但静眼观之,堪与我们这个变革的时代相匹配的精品并不多。而竹林的作品因其纯正的文学性和艺术性,没有引起某些戴着“商业眼镜”、有着浮躁之心的出版者和媒体的重视,从而也很难博得广大读者的关注和了解。对这样一位执着地进行创作且又取得了如此突出成就的作家,目前中国大陆对她的研究却甚少,这与其成就和声誉形成了严重的失调。与此同时,竹林的名字在海峡对岸和海外反而十分响亮,形成了“墙里开花墙外香”的奇特局面。对一位有如此实力和厚重思想的女作家没能进行深入研究,不能不说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遗憾和缺失。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竹林较成熟的文学创作开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对竹林作品的研究也相应展开,针对她不同时期的创作,学术界主要有以下观点:

1. 关于知青文学创作

竹林的目光始终关注青年,她写了长篇小说《生活的路》《呜咽的澜沧江》《魂之歌》,构成了中国“知青三部曲”,深刻地反映了中国一代“文革”青年的命运以及他们对生活理想的探索 and 追求。

《生活的路》的问世为文艺界的思想解放吹来了一缕春风。由于《生活的路》的社会意义绝不仅仅局限于文学方面,因而它被载入中国当代文学史,成为当之无愧的“知青文学第一声”。当时由于“十年浩劫”刚结束,极“左”思潮还有不小的惯性,有人说竹林的《生活的路》是攻击“上山下乡”的“大毒草”,这场争论发生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引起了高层领导的关注,并以此作为全国文艺界思想解放的契机,而召开了粉碎“四人帮”后的全国第一次中长篇

小说作者座谈会。茅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韦君宜、孟伟哉等都对《生活的路》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赞扬；北京、上海的数十家报纸和杂志对此作了报道，评论界一致认为这部长篇小说率先以文学的样式提出了对“上山下乡运动”的反思，为全国数以千万计的“上山下乡”知青发出了第一声呐喊，从而开启了知青文学的先河。

在《呜咽的澜沧江》中，作家用历史的、哲学的目光剖析和揭示了“上山下乡运动”的本质，她站在历史的高度，全方位、立体地展现了一代知识青年在人生价值的探寻中，从盲从、狂热到失落和迷惘，从彷徨、痛苦到反思和追求的整个过程，反映了从“文化大革命”到“上山下乡”、直至改革开放这段观念形态激烈变化时期的深刻的历史内涵和真实的社会生活图景。评论家称赞它是一部当代中国青年追寻人生价值的壮丽诗篇，是思想上的一座丰碑，是一部难得的精品力作。

这部作品在海峡两岸文学界都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在上海《小说界》发表后，台湾现代文学研究中心和世界著名汉学家葛浩文（美国）、马汉茂（德国）、许世旭（韩国）联合发起编辑的“两岸文学互论”中对其进行了专题研究和讨论；台湾和大陆的许多著名评论家对该书的思想深度和艺术手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台湾还出版了专门评述该书的专著《竹林小说论》（曾庆瑞著）。

《魂之歌》是一部65万多字的长篇巨著，讲述了一个发生在云南边境的故事，对几乎牵扯到每一个中国家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进行了别开生面的探索。其大背景由“文革”一直延续至20世纪80年代末，展示出竹林对人性、人的灵魂及社会现实的深层次思考。这部作品先由《中国作家》分两期头条刊登，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引起了评论者的关注。上海著名作家、评论家沈善增先生读后写信给竹林说：“你创造了一个流派！”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丁亚平也发表了长篇论文《人性与灵魂的歌泣——评竹林长篇新作〈魂之歌〉》，认为该作“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形式，取得了突破性成功，为作者的创作树

起了一座里程碑,无论对于她本人还是当代文学而言,都具有重要的标志意义”。

2. 关于农村题材创作

竹林的目光始终关注农村,迄今为止 600 多万字的作品绝大多数是农村题材。农村是中国人民生活的根,关注三农——农业、农民、农村,就是关注中国的命运。尤其是她的长篇小说《女巫》出版后,立即在海内外引起很大反响,引发人们对 20 世纪中国农村和农民命运的深度思考。已故中央文史馆馆长萧乾先生称其“是一部中国农村社会的历史长卷,是有史诗意味的作品”;多数评论者认为,作品从民俗文化角度切入,努力反映中国农村社会生活的厚重历史,气势恢宏,思想深刻,故事神秘曲折,艺术感染力和震撼力极强;评论界把《女巫》与陈忠实的《白鹿原》誉为当代长篇小说中的史诗性作品,认为它填补了反映江南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的空白,但也有评论者认为《女巫》宣传封建迷信和淫秽思想等等。

1993 年 4 月 22 日,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北京专门召开了由海内外专家、著名作家、评论家和出版家参加的《女巫》研讨会,会后,台湾强华出版事业有限公司出版了《女巫评论集》。

3. 关于“新科技探秘小说系列”

2005 年初春,竹林推出《今日出门昨夜归》和《灵魂有影子》两部小说,将当代科学与当今校园生活结合起来,让科学与小说“联姻”,开创了青春文学的新的艺术形式,在文学界引起巨大反响,《人民日报》《文艺报》《中华读书报》《文学报》等许多媒体都发表了报道和评论;在北京和上海的专题研讨会上,学者们普遍认为:(1) 作品对当代青少年生活的脉搏把握得比较准确,富有时代气息,作品既抓住了他们的主流诉求,也有很高的艺术品位,语言流畅生动,又注意严谨规范,是思想性、艺术性、可读性俱佳的成功之作;(2) 竹林将以理性思维为主的科学理念和以形象思维为主的文学相结合,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巨大的认知空间;(3) 写作者的想象力是有限的,对科学等其他领域的认识有助于作家抵达另一个

世界,而我们的科学幻想小说创作一直很弱,这和我们的哲学思维和幻想能力有关,习惯用实证的眼光去看世界常常是有局限性的。竹林的创作在这方面作了有力的探索;(4) 作品突破了以往青春小说的套路,展示了一种内在的冲击力,引导读者感悟生命形态、宇宙变迁和人世间的万事万物,识别新世纪、新时代的真善美和假丑恶。竹林在小说里呼求一种新的道德和新的理念。在梦幻瑰丽的外衣下面,包含着强烈的人文精神。评论家一致认为这两部作品具有深刻、厚重的思想内涵,突破了当前青春文学的轻薄姿态,给校园文学注入了一股清新气息,起到了开拓性的作用。

4. 关于儿童文学创作

竹林的目光始终关注青少年,陆续推出《流血的太阳》《竹林村的孩子们》等一大批儿童文学作品,《晨露》《夜明珠》被选入中国百年百部儿童文学经典,散文《架起爱的桥梁》被收入“人教社”版九年制义务教育五年级《语文》课本。评论者称赞竹林向孩子们幼小的心灵注入科学、幻想和大爱精神,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提供精神食粮;用一些厚重的思想情感去影响少年儿童,培养他们的奋斗精神,引导他们追求知识和真、善、美。

5. 关于“人间大爱系列”

竹林始终讴歌大爱、宣传大爱、身体力行大爱,与和谐社会的宗旨合拍,近年来又推出“人间大爱系列三部曲”——《净土在人间》《挚爱在人间》《天堂在人间》,倡导人与人之间的爱、尊重与平等,对荡涤人们的心灵污垢、净化社会风气起着不容忽视的潜移默化作用。

台湾慈济慈善机构创始人证严法师评价:“竹林女士心中无一物,如纯净的白纸,不带任何色彩,所以甫接触慈济人事,在白纸上写下的文字就是很美的篇章。”

6. 关于竹林作品的语言艺术

竹林作品的文字之美是为每一位读者和研究者所赞赏的,许多评论文章评价竹林小说的语言生动优美、清新流畅,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讲究音节和声韵的美,把来自江南的吴依软语

和来自书本的语言很好地结合起来,是真正的文学语言。在一个物欲、情欲描写和语言暴力充斥文坛的时期,竹林纯净的语言艺术显得尤为可贵。也有研究者指出,竹林的叙述性语言似乎更优于人物对话。

总体来看,国内外关于竹林及其创作已经进行过一些研究,其中也不乏真知灼见;毋庸讳言,也有一些因未能参透竹林创作密码而产生的误读误评。但现有研究成果多着眼于某一部作品或某一类题材作品的研究和评述,系统论述竹林生平、作品与创作思想的论著目前尚未出现。因此,笔者感到有必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国内外研究成果,结合当代文坛现状、中国作家创作历程和精神指向,对竹林的创作进行系统化研究,探讨她创作的特色和价值,以尽早填补竹林研究的这一空白,也为后来者的深入探究提供一块铺路的砖石。

随着新时期文学评价和研究的深入,竹林以其意气风发的创作势头正逐步引起媒体、读者和文学界的关注,尤其是她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的作品和她对于青春文学的成功尝试已经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目光。长篇近作《魂之歌》的出版,更让人们看到了女作家竹林开疆拓土的魄力和异样的风采。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竹林这一当代文坛不容忽视的存在,这一点是令人欣喜的。

是为序。

史挥戈

2014年“五一”节期间

于江苏大学沉香斋

目 录

竹林研究的目的、意义和现状(代序) 001

引言:作家竹林与现实主义 001

第一章 知青文学研究 019

知青文学第一声

——《生活的路》的艰难出版过程 020

政治与爱情,孰轻孰重

——从《生活的路》中张梁的爱情抉择谈起 038

澜沧江为什么呜咽

——评《呜咽的澜沧江》 050

《魂之歌》:子规啼血唤东风 072

“亲身经历”与“真切感受”之间

——就竹林小说《魂之歌》与杨剑龙先生商榷 084

第二章 农村题材作品研究 089

《女巫》:现代封建主义的血泪控诉书 090

《苦楝树》中的雾意象与人物命运 100

妇女解放仍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任务

——从《苦楝树》的结局说起 111

- 《水潺潺》:情与义的变奏 121
《蜕》:像螃蟹脱壳般告别昨天 124

第三章 “新科技探秘小说”研究 137

- 竹林和她的“青春探秘小说” 138
青春文学园地盛开的金蔷薇
——读《灵魂有影子》《今日出门昨夜归》 141
创世的吟唱
——浅论竹林青春小说《今日出门昨夜归》 148

第四章 儿童文学研究 163

- 童趣美景,相触成诗
——《晨露》赏析 164
《夜明珠》里的儿童心理描写 172
从战争叙事到人性关怀
——评《流血的太阳》 185
引导儿童向真、向善、向美
——重读《老水牛的眼镜》与《心花》 195

第五章 “人间大爱系列”研究 211

- 风雨中盛开的红蔷薇
——读“人间大爱系列”三部曲 212
爱的呼唤和礼赞
——中短篇小说卷《天堂里再相会》选评 221

第六章 散论 235

“高、大、全”时代冒出的小荷尖角

——评竹林早期小说《万全店》《枣花》 236

新时期文学的报春雁

——短篇小说集《蛇枕头花》述评 245

捕捉生命中的挚爱真情

——散文集《蓝色勿忘我》述评 271

在大爱境界攀援的人 289

微笑在彼此生命中

——女作家竹林印象记 301

附录 307

竹林小传 308

竹林作品及相关评论索引 313

我为什么写知青小说(竹林) 325

寂寞是作家最好的生存姿态

——对话“作家中的隐士”竹林(黄玮) 328

人性与灵魂的歌泣

——评竹林长篇新作《魂之歌》(丁亚平) 337

读长篇小说《魂之歌》给竹林的信(沈善增) 349

参考文献 353

后记:历史,拒绝遗忘 355

引言：

作家竹林与现实主义

自正式踏上创作之路，写作并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生活的路》到近期《魂之歌》的出版，竹林已经走过了 30 多年的文学创作道路，这也正是我国新时期文学自诞生至成长繁荣的 30 年。从竹林创作的整体情况来看，她始终遵循着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她认为，文学创作本应反映时代的真实面貌，而非一味地“歌德”或写阴暗面。好的文学作品应反映时代内涵和发展方向，应通过文学作品进行时代总结和前瞻。现实主义的根本任务和重要目标是描绘社会现实，反映时代变迁，展现人的历史命运、心灵历程和精神世界。敢不敢反映生活的真实面貌，反映到什么程度，在当前体制下至关重要。竹林的“知青文学第一声”——《生活的路》就是在体制尚不允许的情况下，敢于写真实、说真话的一部具有开拓性意义的作品。此后，她始终以“夜间奋飞的小鸟”的勇气，排除种种纷扰，坚定不移地行走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

一、关于现实主义

19 世纪英国作家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开篇这样写道：“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当时的西方正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面对着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社会现实，作家和艺术家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现实主义以对抗充斥着“鲜血和肮脏”的社会。

追根溯源，在文学领域最先使用“现实主义”这一名词的是 18 世纪德国“狂飙突进”运动的代表人物——美学家席勒。他在《论